

馮煥章先生叢書之十八

馮玉祥膠東遊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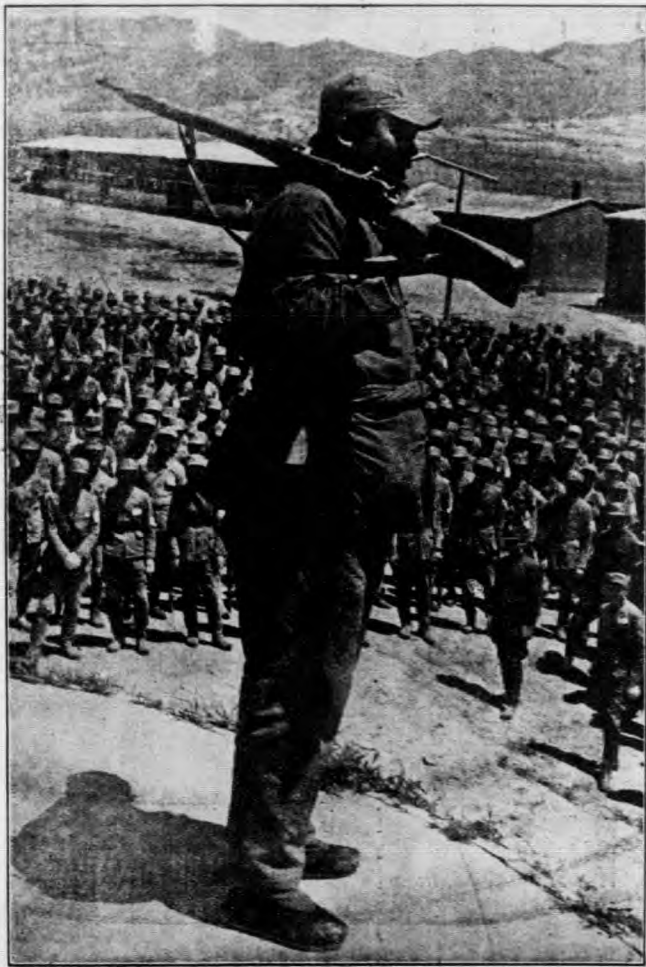
張功常述

一 從泰山到濰縣

離秦之晨

罩滿大地的朦朧的夜色，漸漸地有些發白，西南上天空中一角，大而明亮的長庚星，因羣星之沒落，越發顯出光芒四射；勤作的農夫，在田野中已開始他們那披星戴月的工作。半山中林木深處，一向莊嚴沉寂的古剎中，搬運行裝的腳力聲，與衛士集合的角聲，由微風蕩漾的空際，陣陣地，隱約地送進人們底耳鼓。這正是張垣抗日歸來，息影泰山，閉門讀書的馮先生，於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的黎明，由山麓五賢祠啓程去膠東漫遊時的光景。

衛士們四時已行起床。持着槍，背着刀，荷着軍毯風衣，狀如行軍景況，陸續地向車站進發。隨員聚集在普照寺前一片平坦廣闊的路上，彼此互相囁囁的談着，笑着，等候着馮先生的起行。火車的汽笛，嗚嗚地叫着，由遙遠的車站傳來，引起了山谷中不斷的迴響，象徵了大家要與五嶽之一的泰山，有



在張垣荷鎗抗日之日馮煥章先生

個短短地暫時別離。

太陽出來了，約摸五時半的光景，馮先生穿着淺藍色的粗布衫褲，青色布鞋，戴着白布包裹着的六角草笠，步行迤邐向車站走來。車站附近的一個大廣場上，擠滿了無數的當地百姓，他們看見衛士行軍時的扮裝，竟懷疑起老先生（泰安一帶民衆，稱呼馮先生爲老先生，）要離開泰安了，瞪着奇異的眼光注視着。

專車係韓主席于前夜十一時，將個人所用的頭等車，三等車及貨車數節，併爲一列，由濟南開來，隨車來的，有位某大報的駐濟記者何先生。馮先生到車站的時候，向站台的周圍稍爲瞭望，即逕赴車上，因與何先生相識有素，遂握手互道寒暄，頰呼懇請坐。站台的一旁，高大的洋槐，濃蔭蔽天，站在車上，隔着窗子向外探望，特別顯出綠油油的行列齊整的可愛。因爲起身很早，大家皆未用過早點，馮先生命人購油條燒餅數十件，與隨從人員及何先生在車上大嚼特嚼，這種平民化的特色，大概與所謂高等華人一飯白金，一衣千金，一揮萬金的豪奢，要劃成一個天地懸隔的鴻溝。車上的座位不敷分配，馮先生遂坐在桌子上的一角，因爲用力過猛，桌子腿部與桌面相聯的地方，忽然一陣連響，他不禁格格地笑起來，『糟糕，坐壞了桌子，還得給人家賠償。』接着大家一陣哄笑。大家正嚼得津津有味的時

候，他想起了他生活上的一片段，用着很委婉的語調，向大家真摯的敘述：

『前年我到上海的時候，因吃油條燒餅，不會喝牛奶，吃黃油麵包，頗遭他人的白眼，但是，吃油條燒餅就算丟人嗎？曾記得我小時要吃油條，須在父母面前哼哼半天；還有些老百姓說：『我坐了皇帝一定要整天吃油條！』可見油條之貴重，與人民生活之困難。』

『事實上油條燒餅，按照中國目前一般的農民生活狀況來說，恐怕是頂上等的食品了。老百姓連草根樹皮甚至觀音粉都沒的吃了，還得拆房賣屋，當老婆，賣孩子，去完納苛捐雜稅，供貪官污吏的揮霍，這種超經濟的剝削，弄的百姓不僅不能得到任何絲毫精神上的快感，並且連生理上最低限度的需要，也不能維持着，眼看都走向鬼籍的路上去了！能夠得着燒餅油條，真是比沙漠裏遇着甘泉，石頭裏生出草芽還要難。自然這裏所提及的，僅僅限于連豬狗都不如的，大多數直接參加生產行程終年辛勞的窮苦同胞。』

車開行前的半點鐘，泰安縣長周百鏗，趕來歡送，馮先生連聲致謝，並對他的妥實幹練，予以特別的讚揚。說完之後，請吃油條一根，即請其回縣，料理他的爲民公僕的政務。約摸六時半的光景，車即蠕蠕的開動，擾擾的車站，濃綠的洋槐，慢慢地逐漸消逝在車後。

研 究 室 之 中 馮 煥 章 先 生



馮玉祥歷東遊記